

XING YI XUN JU ZUO JI

邢益勋剧作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邢益勋剧作集

✱ 邢益勋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荣

封面设计:岳建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邢益勋剧作集/邢益勋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9

ISBN 7-80153-022-5

I. 邢… II. 邢…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3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934 号

邢益勋剧作集

著 者:邢益勋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者:北京科技印刷厂

字 数:330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

印 数:1000册

印 次: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80153-022-5/I·003

定 价:1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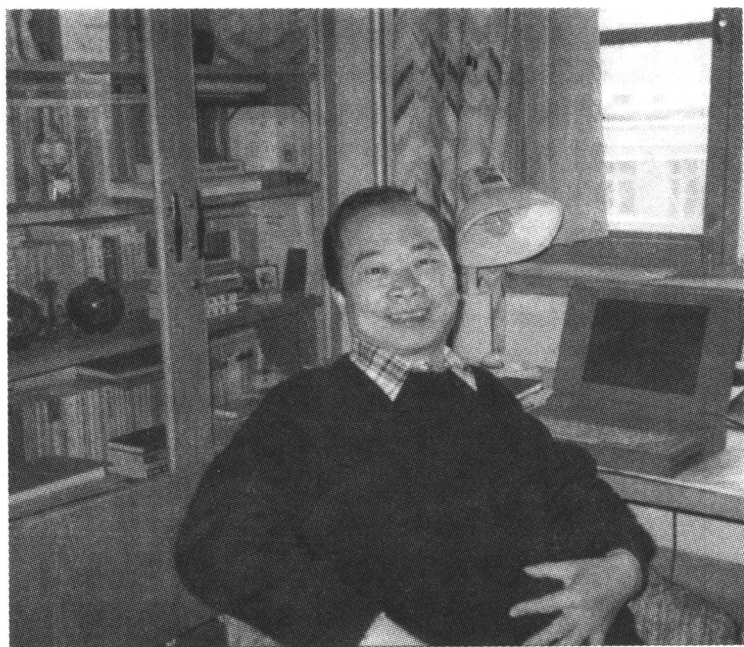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



关注过我的热心观众和读者
帮助过我的戏剧界艺术家们
哺育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
培养我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邢益勋



邢益勋近照

作者小传

邢益勋 国家一级编剧,1941年生,海南省文昌县人,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同年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职。主要戏剧作品有《权与法》《珍惜》《开荒牛的迪斯科节奏》《苏家的情人们》《婚恋谐曲》《罪与情》等,其代表作《权与法》获建国三十周年全国文艺汇演剧本一等奖并被译为英法两种文版对外发行。他在从事戏剧创作的同时,也写电视剧、报告文学、人物特写、随笔游记、戏剧文章等文艺作品。因艺术创作上的成就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艺委会委员、副主任。北京话剧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及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理事等职。

序

当我的好友邢益勳的剧作集将出版时,我感到又欣喜又惭愧。像我们这些专业从事话剧创作的人,对出版一本小说集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因为目前小说和传记之类的作品很容易出版。剧作集却很难,而作为专业剧作家,谁不愿意自己在本职行业上多年的心血得以结集保留呀!所以,我对邢益勳的剧作能结集出版,感到由衷的欣喜和祝贺。

当邢益勳诚恳地提出让我为他写序时,我却颇有一番思想斗争。因为一方面说明是老友对我的信任,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友情,使我难以拒绝;另一方面,回想起自己在话剧创作上遭遇几次诸种原因的挫折后便退缩不前,移情别恋改写小说、传记、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相比之下看见邢益勳在话剧创作上锲而不舍的执着耕耘,我真是感到有些惭愧了。

正是带着这种惭愧的心情重读了邢益勳的剧作《权与法》《珍惜》《开荒牛的迪斯科节奏》《苏家的情人们》《婚恋谐曲》《罪与情》等剧本,前三部我看过演出,后三部是看的剧本。

我和邢益勳是在《友谊的春天》的共同创作中建立和加强了三十多个春秋的友谊。1964年邢益勳由上海戏剧学院分配到中国

青年艺术剧院,我则在1965年由吉林大学来到中央实验话剧院。1966年春节两院合并,从此我们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腥风苦雨的艰难历程。1970年下放部队,我们因厌烦多年的争来斗去,也不甘心大学毕业后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流逝。所以当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中国队胜利归来后,周总理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时,我们大为振奋,凭着一腔热血,到了国家乒乓球队深入生活进行采访,意在以我们青春之笔来尽情讴歌为国争光的国家乒乓球队,讴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谁知进入1974年,当刚刚组建的中国话剧团计划筹备排练这一剧目时,“四人帮”借助一纸告状信,在文化部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竟然点名批判该剧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今天来讲,如我们真是攻击了“文化大革命”,当属幸事;但我们实没有那种先知先觉,却因此而招致了无休止的批判和追查。所以待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们均兴奋异常,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放”的滋味。邢益勳的成名作《权与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友谊的春天》案的另一位受难挨整者邓止怡及王培两位导演合作下获得了演出的轰动效应。

邢益勳的为人创作,都是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具特色的风格。对此,张健钟同志的《审美感受和剧作冲动》一文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在这里我就不再赘叙了。但有一点我想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邢益勳那种强烈关注当代现实生活干预生活的意识和作家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如张健钟文章中所说的:“邢益勳又能及时抓住表现一定时代本质的方面。拨乱反正时期,他来到党报编辑部;转入经济建设时期,他又来到现代的海港;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他又来到深圳。他的足迹及时来到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普遍情绪最敏感地区。”

时代的敏感性,作家的使命感,坚持深入生活,及时反映现代生活热点,这些在邢益勳身上是极为突出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话剧舞台上最早反映民主与法制精神的《权与法》,较早表现中

年知识分子献身港口建设的《珍惜》，特别在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崛起时，他又最先为深圳人在改革开放中冲锋陷阵的“开荒牛”精神讴歌呐喊。而九十年代他又十分关注并写出了反腐倡廉的《罪与情》。

还需要指出的是，邢益勳敢为人先，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个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形象。因为1984年那个时候是需要冲出“不能写活着的领袖”这一禁区的。对此，我认为除却邢益勳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由衷拥护并为之歌颂外，这与当时他对邓小平同志怀着真挚的感情有关，因为这同样有着一段历史渊源。1975年毛泽东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转送的有关电影《创业》事件的批示中批评了“四人帮”在文艺上的“求全责备”并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于是当时的中国话剧团编导室如同火山爆发一样沸腾起来，在纷纷批评指责“四人帮”文艺政策的同时一致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文艺阵线上的整顿，强烈要求国务院直接派联络员来文艺界进行调查。然而转眼间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话剧团编导室便马上成了众矢之的，被“四人帮”文化部当做重点挨整。基本对象是所谓的“四大姑三小将”（四大姑指陈颙和柯岩等，我和邢益勳属小将），而重点中的重点则又是邢益勳，被斥之为“邓小平搞右倾翻案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因此邢益勳对邓小平便很自然地怀有一种亲切感，他写邓小平形象也就成为一种很真实的感情表达了。

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据我所知，邢益勳几乎每一两年便写出一部剧作。现如今，话剧园地“水土流失”很不景气，这块几近荒芜的贫瘠土地，极需“开荒牛”，极需像邢益勳这样执着追求、一往情深、苦恋痴迷的敬业献身者。邢益勳这部剧作集的出版，既是他的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他所在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大力培育的结果。“青艺”历来有注重扶持本院作者的传统，院领导、艺术室、艺委会经常层层研讨、耐心帮助。我衷心希望“青艺”别丢掉这

种优良传统而是将它发扬光大,为戏剧界树立一个好榜样。

赵云声

1998.3.26

于芳草地

目 录

序	赵云声(1)
---------	--------

《权与法》 (1979 年)	(1)
----------------------	-----

《珍惜》 (1983 年)	(60)
---------------------	------

《开荒牛的迪斯科节奏》 (1984 年)	(136)
----------------------------	-------

《苏家的情人们》 (1987 年)	(209)
-------------------------	-------

《婚恋谐曲》 (1996 年)	(271)
-----------------------	-------

《罪与情》 (1997 年)	(326)
----------------------	-------

附录一:创作观的自我审视	邢益勋(377)
--------------------	----------

附录二:审美感受和剧作冲动	张健钟(382)
---------------------	----------

——谈邢益勋的创作个性

后 记	(399)
-----------	-------

权 与 法

(四幕话剧)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郑洪来——男，四十六岁，报社总编辑。

罗丹华——女，三十五岁，报社记者，罗放的女儿。

雷邦夫——男，四十七岁，市委办公室主任。

曹 达——男，五十五岁，市委第二书记。

丁 牧——女，四十五岁，市计委干部。

万局长——男，五十岁，公安局长。

丁 红——女，二十四岁，纺织厂女工，丁牧的女儿。

罗 放——男，五十八岁，新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

赵国庆——男，二十八岁，中学教师，丁红的爱人。

曹春梅——女，五十六岁，老干部，罗放的妻子。

时 间 一九七八年初夏。

地 点 某城市。

第 一 幕

时 间 某天下午。

地 点 报社总编室。

[幕启：总编室内有写字桌、沙发、茶几、文件柜、报架等。

正面是一排落地窗，有门通走廊，也有侧门通另外的房

间。郑洪来坐在写字桌前翻阅着一封封群众来信，脸上呈现出矛盾和不安的神情。稍顷，罗丹华急匆匆推门进来。

罗丹华 郑总编，听说我的那篇稿子是你叫撤下来的？

郑洪来 对。丹华，我刚才找你，没找着。

罗丹华 能告诉我原因吗？我的稿子有什么问题？

郑洪来 噢……是这样，咱们报上讨论的是群众上下班吃饭问题。你写到早点供应的紧张，饭馆里顾客的拥挤，买菜排长队，还综合了群众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些都写得很具体，很好。

罗丹华 既然很好，为什么不叫发表？

郑洪来 ……主要的是，你的稿子采取了对比手法，写了曹书记长期占用小招待所的问题……

罗丹华 我作为记者，用对比手法来写，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总编辑同志，同样一个吃饭问题，群众吃顿饭是那样艰难，可曹书记呢？让国家出钱，服务员出力，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这些难道不是事实？

郑洪来 事实不等于就能发表。这里有一个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得有分寸。再说曹书记是市委领导人……

罗丹华 明白了。归根结底，怕触犯上级，得罪领导！

郑洪来 丹华同志，我们是党报，应该考虑影响问题。要维护党和领导的威信。

罗丹华 你这层保护色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郑洪来 当然，曹书记有错误，甚至有民愤。自从你父亲调来……

罗丹华 不，我们是在谈工作。

郑洪来 嗯，自从罗书记调来以后，群众起来了，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到底曹书记问题的性质？……

罗丹华 性质？是呀，等性质定为“打倒”了，好嘛！万炮齐轰，一

切罪恶之源就全是他的了。如果性质还不属“打倒”之列呢？那就不管他的错误有多大，照样得包着护着，为他开脱，甚至为他唱赞美诗。郑总编，这种做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了啊？难道不能有个新的开始吗？党的力量，报纸的号召力就在于说真话，在于向群众负责！

〔远处传来砸地基的气锤声。

罗丹华 你看看吧，中央已经三令五申，可曹书记名义上是给市委职工盖食堂，实际上在给他们少数领导人盖高级内部电影院。听听这声音吧，这哪里是砸地基，这是在砸群众的心啊！

郑洪来 我不反对你的看法，但是你比我晚生十年，你的经历毕竟有限。你还不懂得“为民请命”意味着些什么！

罗丹华 共产党员不为民请命，不遵民之命，还要你这个共产党员干什么？你呀，恕我直言，就像社会上那种多余的人一样，已经成为我们党内多余的党员了！（退下。复回）

〔雷邦夫跟上。

罗丹华 郑总编，我现在迫切要求入党，一会就把入党申请报告送来。（下）

雷邦夫 洪来。

郑洪来 噢，邦夫。

雷邦夫 怎么，生气了？别，罗丹华就是那么个脾气，她人倒是很正直啊！

郑洪来 没什么，我不怪她。曹书记是她的舅舅，她不是也不讲情面呀。

雷邦夫 是呀，舅舅嘛，怎么骂，怎么闹，回到家里气一消，还不是舅舅，啊？哈哈……

郑洪来 （淡然一笑）……你找我有事？

雷邦夫 你上次退给我的稿子，市委办公室又改了一下，你看看

吧。(递稿子)

郑洪来 (接稿,看)邦夫啊,现在群众对曹书记的反映很大,这时候报上发这样的稿子?……

雷邦夫 哎,五届人大刚开过,全国要大干四个现代化。不管怎么说,市委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嘛。

郑洪来 不,要慎重。你看看,有这么多的群众来信……

雷邦夫 你都看了吗?

郑洪来 看了。

雷邦夫 内容是?……是什么问题最突出?

郑洪来 强烈要求平反冤案。另外,许多反映领导人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的问题,也很触目惊心。

雷邦夫 噢……那是要慎重。(把稿件装进衣袋)

郑洪来 特别是,反映曹书记问题的信最多……可他偏偏要我拿信给他看。

雷邦夫 那你打算怎么办?

郑洪来 按照规定,我为他准备了《来信摘抄》。

雷邦夫 唔……反映的问题,都属实吗?

郑洪来 没来得及都调查。不过就我们调查的几桩事来看,的确是属实的。

雷邦夫 嗯,……都是一些什么人写的?

郑洪来 除个别的,大多数没有署名。

雷邦夫 他们要求发表?还是转送给有关部门?

郑洪来 各种要求都有。

雷邦夫 听说,丁牧也写了一封揭发信?

郑洪来 丁牧?……我不清楚。

雷邦夫 嘿嘿,我刚从她那儿来。她都跟我说了。

郑洪来 是吗?你的消息很灵通嘛!……她怎么跟你说的?

雷邦夫 嘿嘿,大致谈了谈。你认为她的信内容怎么样?

郑洪来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雷邦夫 啊，是呀。（一笑）

郑洪来 看来，老同学，你的触角已经伸到我的编辑部来了。

〔郑洪来、雷邦夫笑。〕

雷邦夫 啊不，我是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处理她的信？

郑洪来 她是作为老同学，征求我个人意见的。

雷邦夫 噢。……那么你的意见呢？

郑洪来 群众给报社写信，说明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的负责态度。他们想帮助和监督领导……

雷邦夫 监督领导？老郑呀，谈何容易。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斗争还很复杂。你千万别让丁牧再闯什么祸了。你替她想一想，她出身不好，丈夫肖波又是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整死了，如果再出什么事，以后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郑洪来 （叹了一口气）是呀！说到丁牧和肖波的命运……

〔曹达快步走上。〕

雷邦夫 曹书记，你来了。

曹 达 噢，你也在。老郑呀，我看你们报社搞得不错嘛！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一片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

郑洪来 （淡然一笑）曹书记过奖了。

曹 达 嗯。……群众来信都找出来了么？

郑洪来 （指桌上的《来信摘抄》）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曹 达 嘿嘿，不少嘛！……好，好呀，应该欢迎人民群众的各种建议和批评。离开了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推动，党怎么前进呢？我们这些领导人，怎么克服缺点呢？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郑洪来 是呀，曹书记。报社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群众

相信报社，积极地给报社来信，应该说是相信党的表现。同样的，对某些领导同志提意见……

曹 达 如果是对我个人提意见，不管提什么，我都非常欢迎。群众敢讲话，这说明我们的民主嘛。啊，尤其是罗放同志来了以后，群众都动起来了。比如计委的丁牧同志，一向沉默寡言，听说现在也给你们写信啦？

郑洪来 噢，……曹书记，她的信是征求我个人意见的，并非写给报社。

曹 达 哦，她要写给哪儿？

郑洪来 她没说。

曹 达 内容是什么？

郑洪来 嗯，曹书记，做为个人之间，她……

曹 达 噢，我明白了。她，应该替她保密。好嘛，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你做得对。

郑洪来 曹书记，雷主任说他刚从丁牧同志那儿来。丁牧同志都跟他说了。

曹 达 哦。

[电话铃响。郑洪来拿起电话。

郑洪来 喂，对，我就是。噢，罗书记。嗯，对，根据你的要求，“湘乡经验”的文件在农村一传达，我们就把记者派下去了。是的，一定要把加重农民负担的各种情况调查出来，抓住典型，迅速报导。嗯，对，这方面的揭发信是有不少。好，好的，都送去。再见。

曹 达 送什么揭发信？

郑洪来 罗书记让我把这些群众来信，马上给他送去。

曹 达 那正好，给我吧，我带去。

郑洪来 唔，罗书记说是让我亲自送去。恐怕……他是想当面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吧。